

《鬼谷子》校释札记

许富宏

摘要:《鬼谷子》是战国时期纵横家的惟一子书,在先秦诸子研究中占有重要地位。《鬼谷子》自陶弘景注以来,直至清俞樾乃有对其字句校释者,清末民初,常宁尹桐阳、番禺俞樾继踵之,解决诸多疑难。然仍有不少字句校释未安,致误读误用。今择其要者,举而出之,与海内外学者共商。

关键词:鬼谷子;校释;札记

中图分类号:B228

文献标识码:A

文章编号:1009-1017(2011)03-0044-07

《鬼谷子》自陶弘景注^①以来,直至清俞樾乃有对其字句校释者,清末民初,常宁尹桐阳、番禺俞樾继踵之,解决诸多疑难。然仍有不少字句校释未安,致误读误用。今择其要者,举而出之,与海内外学者共商。所引各家注说为:《鬼谷子》陶弘景注、归有光《诸子汇函》^②、高金体《鬼谷子评点》^③、(日)皆川愿《鬼谷子考阅》^④、俞樾《诸子平议补录》^⑤、尹桐阳《鬼谷子新释》^⑥、俞樾《鬼谷子新注》^⑦、(台湾)萧登福《鬼谷子研究》^⑧、李学勤《〈鬼谷子·符言〉篇研究》^⑨。原文据笔者《鬼谷子集校集注》新编诸子集成续编本^⑩。

1、纵横反出

《捭阖》:“捭阖者,以变动阴阳,四时开闭,以化万物纵横。反出、反复、反忤,必由此矣。”

纵横,皆川愿解为“纵横说之纵横”,尹桐阳曰:“合纵曰阖,连横反之则曰捭。”

按:纵,即直,与“横”相对,这里取其相反相对之义。《文选》汉东方朔《七谏·沉江》:“不别横之于纵。”纵横,是相反相对。句意:或纵或横,相反而出。纵横,原非合纵、连横。《鬼谷子》纵横乃就开合言,是事物辩证的双方。诸说皆非。

2、豫审

《捭阖》:“捭阖者,道之大化,说之变也,必豫审其变化。”

按:“豫”字诸家未释。豫,通“预”,事先有所准备。《荀子·大略》:“先患虑患谓之豫,豫则祸不生。”

3、形相成

《捭阖》:“以阳动者,德相生也;以阴静者,形相成也。以阳求阴,苞以德也;以阴结阳,施以力也。”

按:尹桐阳说“形,通刑”,非。形,如字,指物之外形。此处言阴阳相动而生万物。《老子》曰:“万物负阴而抱阳,冲气以为和。”第五十一章曰:“道生之,德畜之,物形之。”《鬼谷子》此处是对《老子》“德畜之,物形之”的进一步阐发。言阴阳生物之过程,“以阳求阴,苞以德”中之“德”即“精”。有精而无“形”,则“精”无以载,故须赋物以形。下文“以阴结阳,施以力”,即言赋物以形。有“德”有“形”,则物生。

4、圆方

《捭阖》:“此天地阴阳之道,而说人之法也。为万事之先,是谓圆方之门户。”

圆方,陶弘景注曰:“天圆地方,君臣之义也。……圆,君也;方,臣也。”

按:《本经阴符七篇》曰:“圆者所以合语,方

① 学术界对《鬼谷子》古注是否为陶弘景注存在争议,笔者曾着文辨析之,详见《鬼谷子研究》,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年版。

② 明天启五年刻本。

③ 《合诸名家批点诸子全书》,明天启间刻本。

④ 日本安永三年大阪嵩山堂刊本。

⑤ 中华书局1954年版。

⑥ 民国二十一年上海文明印刷所铅印本。

⑦ 民国二十年上海商务印书馆排印本。

⑧ 天津出版社1984年版。

⑨ 《古文献丛论》,上海远东出版社1996年版。

⑩ 中华书局2010年1月版。

收稿日期:2010-10-09

作者简介:许富宏(1972—),安徽全椒人,文学博士,南通大学文学院副教授,主要研究先秦文学与文献。

者所以错事。”圆，即说一些投合对方的话。方，按规矩行事。《反应》：“未见形，圆以道之；既见形，方以事之。”可见，圆与方是说客进行游说之二术，非喻君臣。陶说非。

5、反而求之

《反应》：“言有不合者，反而求之，其应必出。”

按：反，陶弘景、尹桐阳、俞樾诸说皆以为“相反”，或从“反面”来行事，皆未尽其旨。此处“反”有二义：一曰反面；二同“返”，返回。此句意即：游说如果不合君主心意，那么就从相反的方向来游说，求得君主了解自己的意图；亦或返回到君主的立场来设想君主的真实想法，再确定君主的心意，求得君主的回应。一切皆因当时的情况而作变化。

6、不言

《反应》：“常持其网驱之，其不言无比，乃为之变。以象动之，以报其心，见其情，随而牧之。”

按：“不言”，诸家皆未作解。《鬼谷子》论游说均以捭阖（开合）立论，这里的“不言”，乃言对方处于“阖”之状态，故释为“默”。下文云“动作言默”，也把“言”与“默”对举。故此处“不言”即下文之“默”。此句言对方沉默不言，其言辞中没有用来作推理、模拟的信息，则就要变化谈论的方式，使之开，然后驾驭对方。

7、御

《内捷》：“日进前而不御，遥闻声而相思。”

按：御，诸家均皆未作解。御，用也。《楚辞·涉江》：“腥臊并御。”王逸注曰：“御，用也。”

8、内捷

《内捷》：“事皆有内捷，素结本始。”

内捷，陶弘景注曰：“捷者，持之令固也。”归有光曰：“捷，关也，闭也。门限之木亦曰捷。又户钥牡亦曰捷。”俞樾曰：“捷即键也。《周官》：‘司门掌授管键’。司农注曰：‘管谓钥也，键谓牡。’”尹桐阳曰：“内同柅，柱也。所以入于凿者；捷即捷距，门也。所以持门令固者。本篇曰：‘内者，进说辞；捷者，捷所谋也’，则内谓入，捷谓持耳。”萧登福曰：“捷同键。捷即古代用以关门之木，引申为关闭、结合。内，在本文中的意思，是指以言辞入结于君。捷，是指向国君呈现计谋策略，以此来结交国君。内，偏重于言辞技巧；捷，偏重于计谋策略。”

按：捷，闭塞、堵塞之开关。《庄子·庚桑楚》：“夫外轂者不可繁而捉，将内捷；内捷者不可缪而捉，将外捷。”疏：“捷者，关闭之目。”捷、键、键，义通。木塞谓之键，金塞谓之键，手塞谓之捷也。内捷，即内部的堵塞与打通。此句言任何事情

的内部都有堵塞也有打通之法，关键在于要把平时缔结人事关系当作根本。诸说皆未达题旨。

9、采色

《内捷》：“或结以道德，或结以党友，或结以财货，或结以采色。”

陶弘景注曰：“结以货财，结以采色，谓若桀纣之臣，费仲、恶来之类是也。”采色谓若桀纣之臣。

按：采色，绚丽成章之颜色。《孟子·梁惠王上》：“曰：为肥甘不足于口与，轻暖不足于体与，抑为采色不足视于目与？”此言满足耳目视听之好的女色、音乐、歌舞娱乐等。陶说非。

10、捷所谋

《内捷》：“内者，进说辞也；捷者，捷所谋也。”

按：捷所谋，诸家无解。然即谋所捷，言计谋如何打通阻塞。

11、务隐度、务循顺

《内捷》：“欲说者，务隐度；计事者，务循顺。”

务隐度，陶弘景注曰：“说而隐度，则其说必行；计而循顺，则其计必用。”俞樾曰：“盖言隐度其中理而后说也。”

按：隐，凭倚。《庄子·秋水》：“公子牟隐机大息，仰天而笑。”《礼记·檀弓下》：“既葬封，广轮揜坎，其高可隐也。”郑玄注：“隐，据也。”度，法度。隐度，即言依据法度。

顺，《说文》：“顺，理也。”王筠《说文解字句读》引《释名》曰：“顺，循也，循其理也。”循顺即循其理，亦即言遵循计谋的规律。

此句言游说或策谋均要按照一定法度或规律来进行。诸说非。

12、因危与之

《内捷》：“若命自来，已迎而御之；若欲去之，因危与之。”

因危与之，高金体曰：“因危与之者，因其自危而御之，为危不施救也。”俞樾曰：“危读为诡。古字诡与危通。《汉书·天文志》：‘司诡星出正西。’

《史记·天官书》，诡作危。《淮南·说林》篇：‘尺寸虽齐必有诡。’《文子·上德》篇，诡作危，并其证也。”而诡即反。“《文选·幽通赋》：‘变化故而相诡兮’，曹大家注曰：‘诡，反也。’《淮南·齐俗》篇：‘礼乐相诡，服制相反。’是诡与反同。‘若欲去之，因危与之’，犹《反应》篇所谓‘欲高反下，欲取反与也’。”尹桐阳曰：“危与，高举也。高举，谓不仕。”

按：因危与之，意即于是就把危险带给他。此句关键在于理解“之”字。三处“之”意同，均指

国君。此言若有诏令来，则迎而接受国君之诏令，并从而驾馭国君；若想离开国君，不愿继续做下去了，那么你就让国君感到你会给他带来危险，这样国君就不会强迫你继续做下去了，你就能全身而退。诸说非。

13、兆萌芽櫜

《抵巇》：“其施外，兆萌芽櫜之谋，皆由抵巇”兆萌芽櫜，尹桐阳曰：“兆萌即众氓，众民之称。”

按：兆萌，即萌兆，萌芽状态时的征兆；牙，通“芽”。櫜，开始。《广雅·释詁》：“櫜，始也。”牙櫜，即小芽刚刚开始。言施策于外，要根据抵巇的原理，在事物处于萌芽状态时，及时发现其罅隙，并想出办法来堵塞他。善于发现并抵塞小缝隙，是抵巇之术的基本方法。尹说非。

14、隐括

《飞箝》：“然后乃权量之，其有隐括，乃可征，乃可求，乃可用。”

隐括，尹桐阳曰：“隐，定也、决也。……说者以隳括释之，误矣。”

按：隐，如字。括，箭的末端。《书·太甲上》：“若虞机张，往省括于度，则释。”孔颖达疏：“括，谓矢末。”隐括，隐藏着箭的末端，喻露在外的蛛丝马迹。此言飞箝之术的使用，总有蛛丝马迹可循，这些蛛丝马迹“可征”、“可求”、“可用”。故下文云：“引钩箝之辞，飞而箝之。”尹说非。

15、重累

《飞箝》：“其不可善者，或先征之而后重累；或先重以累而后毁之。或以重累为毁，或以毁为重累。”

重累，陶弘景注曰：“重累者，谓其人既至，然后状其材术所有，知其所能，人或因此从化也。”高金体曰：“先征之而后重累者，先以嘉言召之而后以重累之事迫之，令必从也。”俞樾曰：“《说文》：‘重，厚也。’段注：‘厚，斯重也。引申之为郑重、重迭。’”萧登福曰：“重累，谓累以重任，托以重任。”

按：重累，即累之重，反复迭加。与“毁”相对。此指不断抬高。《吕氏春秋·行论》：“《诗》曰：‘将欲毁之，必重累之；将欲蹙之，必高举之。其此之谓乎？’累矣而不毁，举矣而不蹙，其唯有道者乎？”注曰：“累之重，乃易毁也，蹙破也；举之高，乃易破也。以喻愍王骄乱甚，乃易破也。燕军攻高亦易破，使田单序其名也。”言对以飞箝之语难以相诱的，可以征召其来，不断抬高他的名誉地位，使其名不副实，为以后訾毁他作准备。诸说皆非。

16、常

《忤合》：“世无常贵，事无常师。”

常，诸家无解。

按：常，恒久。《老子》一章：“道，可道，非常道。”《易·系辞上》：“动静有常，刚柔断矣。”

17、与之为主

《忤合》：“成于事而合于计谋，与之为主。”

与之为主，陶弘景注曰：“于事必成，于谋必合。如此者，与众立之，推以为主也。”

按：与，以。《礼记·玉藻》：“大夫有所往，必与公士为宾也。”与之为主，言欲成事，合计谋，必以忤合为主。此主，非君主。陶说“与众立以为君主”，非是。

18、量权

《揣篇》：“量权不审，不知强弱轻重之称。”

按：量与权，诸家均无解。量，衡量、比较。量权，指对它国之综合国力等实际情况的了解，如大小（国土面积）、货财（经济实力，若财政收入）、人民（人口数量）、饶乏（人均收入）、地形、内政、外交等方面。此言对天下或诸侯综合实力的熟知与比较。下文曰：“何谓量权？曰：度于大小，谋于众寡，称货财有无之数，料人民多少，饶乏有余不足几何；辨地形之险易，孰利孰害；谋虑孰长孰短；揆君臣之亲疏，孰贤孰不肖；与宾客之智慧，孰少孰多；观天时之祸福，孰吉孰凶；诸侯之交，孰用孰不用；百姓之心，去就变化，孰安孰危，孰好孰憎，反侧孰辩。能知此者，是谓量权。”

19、内符

《摩篇》曰：“摩者，揣之术也。内符者，揣之主也。”

内符，陶弘景注曰：“内符者，谓情欲动于内而符验见于外。揣者见外，符而知内情。故内符为揣之主也。”尹桐阳曰：“情在于内，摩之可得，则彼情如符信然，故云内符。”俞樾曰：“摩者，由外而合于内者也。”《四部精华》引注曰：“摩，揣摩也。符，合也。谓外揣摩而内符合也。”

按：诸说皆释“符”为“符验”，非。符，古时君主传达命令或征调兵将用的凭证，双方各执一半以验真伪。陶弘景注“揣摩”曰：“揣者所以度其情慕，摩者所以动其内符。”则“摩”与“内符”对言。此处“术”为表，而“主”为本，“揣之术”与“揣之主”亦为对言。故“摩”与“内符”类似兵符一样各执一半。“摩”施之于外，如不能与“内符”相应，则不验。故“摩”只有与“内符”相应，才能成功。

20、几者不晚

《摩篇》曰：“夫几者不晚，成而不拘，久而化成。”

几者不晚，高金体曰：“不晚者，见之早也。”俞樾曰：“《易·系辞》曰：‘唯深也，故能通天下之志；唯几也，故能成天下之务。’韩康伯注曰：‘极未形之理则曰深；适动微之会则曰几。’此言几动甚微，善适而不晚也。”

按：几，事物的微小迹兆。《易·系辞下》：“君子见几而作，不俟终日。”这里喻指小成，与“成而不拘”之“成”相对。晚，迟。拘，俞樾释为“居”，甚是。此句言即使尚为小成，时机亦未为迟，还可继续努力；即使是已成，也不可居于成。只有这样才能保持久成。此句为论“成”之精言。诸说非。

21、说之

《权篇》：“说者，说之也；说之者，资之也。”

说之，陶弘景注曰：“说者，说之于彼人也；说之者，所以资于彼人也。资，取也。”尹桐阳曰：“上说谓言说，下说谓喜悦。”

按：两处“说之”之“说”，义皆说服。此言从己方看，游说就是为了说服对方；从对方看，你要说服他必须是你的主张要对他有所帮助。陶说误，尹释说同“悦”，游说就是要使之悦，非是。

22、轻论

《权篇》：“应对者，利辞也，利辞者，轻论也。”

轻论，陶弘景注曰：“非至言也。”

按：轻，快速。银雀山汉墓竹简《孙臆兵法·十阵》：“从役有数，令之为属枇，必轻必利。”此言对答时要用简洁的言辞快速作答。陶说非。

23、他分不足以窒非者

《权篇》：“他分不足以窒非者，反也。”

陶弘景注曰：“已实不足，不自知而内讼，而反攻人之过，窒他为非，如此者反也。”尹桐阳曰：“分，奋也，非同驂，驂旁。马窒驂，则马不行。”

按：此句文字有窜乱。陶注“窒他为非”，则原文“他”字乙倒，其位置应在“窒”字后。又据《道藏》本、秦恩复乾隆五十四年刊本、《百子全书》本，此句均作“先分不足以窒非者”，则“分”字前原有“先”字。此句整理后为“先分不足以窒他非者，反也”。

窒，音从至。《说文》：“从穴至声。”段注：“陟栗切。鲁《论语》以室为窒。”《说文》“台”字曰：“从至从高省，与室屋同意。”段注曰：“云与室屋同意者，室屋篆下皆云从至者所止也。是其意也。”室、屋皆从至。至通“致”。故“窒”与“致”通。先分不足以窒非，意谓自己理由先天不足而反攻他

人之过，致他为非。陶未释“窒”，尹说非。

24、穀远近之诱

《谋篇》：“由能得此，则可以穀远近之诱。”

穀，陶弘景注曰：“穀，养也。若能得此道之义，则可居大宝之位，养远近之人，诱于仁寿之域也。”俞樾曰：“谷，当读为穀。《尔雅·释诂》：“穀，尽也。《史记·秦始皇纪》：‘虽监门之养，不穀于此。’《索隐》曰：‘穀，音学，谓尽也。’穀远近之义，即尽远近之义。”尹桐阳曰：“谷，禄也，谓可与官而使之治民。”俞樾曰：“《尔雅》：‘穀，善也。’亦释弓满也。疑谷为穀之误。”

按：穀，《道藏》本、秦恩复乾隆五十四年刊本均作“谷”。穀，树名，非能养人。谷，粮食作物的总称。故“穀”误，当为谷，今据改。

谷，活着。《诗·王风·大车》：“谷则异室，死则同穴。”此言若能懂得这个道理的，则可驾驭来自各方面的诱惑，使自己能够自如地活着。诸说非。

25、奇之所托

《决篇》：“有利焉，去其利则不受也，奇之所托。”

奇，陶弘景注曰：“趋异变常曰奇。”尹桐阳解为“弃也，承上不受而言。”

按：奇，与“正”相对，意谓出人意外，变幻莫测。《老子》：“以正治国，以奇用兵。”此言决断要带来利益，决断不能带来利益，人们就不能接受它。而每次决断都要带来利益，就必须寄托于决断的变幻莫测，做到出人意外。陶说未尽其旨，尹说非。

26、一言、二言

《决篇》：“阳励于一言，阴励于二言，平素、枢机以用。”

一言、二言，陶弘景注曰：“励，勉也。阳为君道，故所言必励于一。一，无为也。阴为臣道，故所言必励于二。二，有为也。君道无为，故以平素为主；臣道有为，故以枢机为用。言一也，二也，平素也，枢机也，四者其所施为，必精微而契妙，然后事行而理不壅矣。”尹桐阳曰：“天一地二，言道也。一言谓天道，二言谓地道。”萧登福曰：“一言，谓言辞须专诚不二；二言，谓言辞疑惑难明。阳贵在明施以德，故言辞须专诚不二；阴重在蔽匿贼害，故须使之疑惑难明。”

按：励，勉力，意谓努力做到。此句前文曰：

“圣人所以能成其事者有五：有以阳德之者，有以阴贼之者，有以信诚之者，有以蔽匿之者，有以平素之者。”“阳德”与“阴贼”对言，“信诚”与“蔽匿”对言。据此则“一言”与“阳德”、“信诚”相

对应，即德言、诚言。“二言”与“阴贼”、“蔽匿”相对应，即贼言、匿言。“一言”与“二言”，亦为对言。二作“貳”，两属，不专一。二言即不真诚之言，谓假话；一言谓诚言、真话。此句意谓：用阳的方式，就是要努力做到说真话；用阴的方式，就是要努力做到说假话。这两种方式，在平常或者关键时刻要注意灵活运用。萧释“二言”误，陶、尹说非。

27、从福

《决篇》：“去患者，可则决之，从福者，可则决之。”

从福，诸家无解。

按：去患，除去祸患；从福，招致福佑。

28、被节先肉

《符言》：“安徐正静，其被节先肉。善与而不静，虚心平意以待倾损。”

被节，陶弘景注曰：“被，及也；肉，肥也，谓饶裕也。言人若居位能安徐正静，则所及之节度无不饶裕也。”高金体曰：“节难割也，肉易裁也。被节无不肉，难割者皆易裁也。”尹桐阳曰：“被节为制也；肉，肥也，饶裕之义。”李学勤曰：“按‘肉’字汉代常写如‘宀’，与‘定’相近。据此，这一句后半应作‘先定’。”

按：宀与定，字形是否相近，尚待考，然并无通用实例，此为推测之词。先肉，《道藏》本、秦恩复乾隆五十四年刊本、《百子全书》本作“无不肉”，陶注“所及之节度无不饶裕”，则原作“无不”。今据改。

被，施及，加于……之上。《玉篇·衣部》：“被，及也。”《广雅·释诂二》：“被，加也。”《书·尧典》：“光被四表。”《荀子·不苟》：“去乱而被之以治。”被节无不肉，意谓骨节之上无不有肉加于其上。此言居位者须安徐正静，就像骨节必须有肉加于其上才能活动一样，谋为骨节，而静为肉，谋务必待静而后成。高说虽就肉与骨节关系立论，但未达旨意。陶、尹说，非。李说可参。

29、家于其无常

《符言》：“人主不可不周。人主不周，则群臣生乱。家于其无常也，内外不通，安知所开。”

家于，陶弘景注曰：“家犹业也。群臣既乱，故所业者无常，而内外闭塞；触途多碍，何如知所开乎。”萧登福曰：“家，居也。‘家于无常’，犹处于无常也。”

按：其，指代群臣。家，安居。《史记·陆贾传》：“以好畤田地善，可以家焉。”此句乃“其无常也，

故使其居于家”之意。此言使群臣安居守分。

30、主恭

《符言》：“一曰长目，二曰飞耳，三曰树明。明知千里之外，隐微之中，是谓洞天下奸，莫不闇变。右主恭。”

主恭，陶弘景注曰：“主于恭者，在于聪明文思。”尹桐阳曰：“恭同穷，极也。长、飞、树，皆有极远义者。《管子·九守》作主参，参，三也，指目、耳、明言。”萧登福：“以文义观之，则‘主恭’当为‘主参’之误，谓参用众言，以众人为我们之耳、目。”

按：恭，肃敬。《说文》：“恭，肃也。”《书·皋陶谟》：“愿而恭。”《礼记·曲礼上》：“是以君子恭敬撙节。”孔颖达疏引何胤：“在貌为恭，在心为敬。”《说文》：“肃，持事振敬也。”肃，严肃，这里意谓整饬朝纲。包拯谥号孝肃之肃，意亦同此。此句主旨在于“洞奸”二字，亦即言君主要长目、飞耳、树明，洞察天下奸事、奸人，这样国家莫不暗中整肃，天下晏然。尹、萧以“恭”为“参”，非是。陶说误。

31、一其纪

《本经阴符七术》“盛神法五龙”：“道者，天地之始，一其纪也。”

一其纪，陶弘景注曰：“道始所生者一，故曰：一其纪也。”

按：纪，基也。《诗经·郑风·终南》：“终南何有，有纪有堂。”《毛传》：“纪，基也。”基，开始。《诗·周颂·昊天有成命》：“夙夜基命宥密。”《国语·晋语》九：“基于其身，以克服其所。”韦昭注：“基，始也”。一其纪，谓一是它的开始。陶说未尽其旨。

32、心气之道所由舍

《本经阴符七术》“盛神法五龙”：“术者，心气之道所由舍者，神乃为之使。”

心气之道，陶弘景注曰：“心气合自然之道，乃能生术。术者，道之由舍，则神乃为之使。”高金体曰：“道者，天地万物皆父之，故必能舍道则百灵咸役，术之宗也。”俞樾曰：《韩非·杨权》曰：“虚心以为道舍。”

按：道，同导。《楚辞·离骚》：“来吾道夫先路。”舍，即下文十二舍。“心气之道所由舍者”译作“心气的导引所能经过十二舍的”，意谓在十二舍之间导引心气。诸说非。

33、十二舍

《本经阴符七术》“盛神法五龙”：“九窍十二舍者，气之门户，心之总摄也。”

十二舍，陶弘景注曰：“十二舍者，谓目见色、耳闻声、鼻臭香、口知味、身觉触、意思事、根境互相停舍。舍有十二，故曰：十二舍也。”尹桐阳曰：“九窍者，谓阳窍七，阴窍二也。……二舍，二道也，指阴阳言。”萧登福曰：“眼、耳、鼻、舌、身、意为六根；色、声、香、味、触、法为六尘。佛家将六根六尘合称为十二处或十二入。陶弘景既以佛家十二入释鬼谷子之十二舍，则殆当时十二入或译作十二舍也。”

按：舍，《说文》：“市居曰舍。”段玉裁注：“此市字非买卖所之，谓宾客所之也。”此处指止息之处。《本经阴符》曰：“故静固志意，神归其舍，则威覆盛矣。”下文曰：“气之门户”，则此十二舍，则是“气”之十二处止息之所。《周礼》以为有九藏，《周礼·天官·疾医》：“参之以九藏之动。”郑玄注：“正藏五，又有胃、膀胱、大肠、小肠。”贾公彦疏：“正藏五者，谓五藏：肺、心、肝、脾、肾，并气之所藏。”《素问·灵兰秘典论》除上述九藏外，又加上胆、膻中、三焦三藏，共十二官，称十二藏。十二舍，即十二藏，气之止所。陶、萧说，非是。尹说将十二舍视作二舍，误。

34、人与一生

《本经阴符七术》“盛神法五龙”：“故人与一生，出于物化。”

人与一生，陶弘景注曰：“言人相与生在天地之间，得其一耳。但既出之后，随物而化，故有不同也。”尹桐阳解“一”曰：“皆也”，“生谓众物”。萧登福曰：“‘人与生’三字，陶注作‘人相与生’解，窃疑当作‘人与万物’解。‘生’为含灵之属，此指万物。”

按：此言“人”与“一”同生，故能物化。诸说非。

35、识气寄

《本经阴符七术》“实意法螭蛇”：“识气寄，奸邪而倚之，诈谋而惑之，言无由心矣。”

识气寄，陶弘景注曰：“寄谓客寄。言识气非真，但客寄耳。故奸邪得而倚之，诈谋得而惑之，如此则言皆胸臆，无复由心矣。”高金体曰：“识者，虚妄之见。识气易眩，如荧光燭火，飞柯游蜃皆得隐之。”尹桐阳曰：“寄同奇，不正也。”萧登福曰：“识谓器识，气谓心气。”

按：识，记住。《论语·述而》：“默而识之，学而不厌，诲人不倦，何有于我哉？”《文选》宋玉《神女赋》：“寐而梦之，寤不自识。”李善注：“如有可记识也。”识气寄意谓心里有惦记的东西。此句言

心有所惦记，就不能专心一意，奸邪就有了依托的地方，就可能被对方的诈谋所迷惑。此处所言类似《庄子》所言之“心斋”。诸说非。

36、内视

《本经阴符七术》“实意法螭蛇”：“无为而求安静五脏，和通六腑，精神魂魄，固守不动，乃能内视，反听，定志。虑之太虚，待神往来。”

内视，尹桐阳释曰：“察人隐微。”俞樾释曰：“《庄子·天下篇》曰：‘独与天地精神往来而不自愧倪万物。’”

按：内视，即以心视。《庄子·列御寇》：“贼莫大乎德有心，而心有睫。及其有睫也而内视，内视而败也。”俞樾《诸子平议》十九《庄子平议》：“内视者，非谓收视反听也。谓不以目视而以心视也，后世儒者，执一理以断天下事，近乎心有睫矣。”反听与内视并列，此亦指用心去听。董仲舒《春秋繁露·同类相动》：“故聪明圣神，内视反听，言为明圣；内视反听，故独明圣者，知其本心皆在此耳。”《越绝书》：“范蠡内视若盲，反听若聋。”俞说虽未释“内视”二字，然意近是，尹说非。

37、分威

《本经阴符七术》“分威法伏熊”：“分威法伏熊。”

分威，陶弘景注曰：“精虚动物谓之威，发近震远谓之分。熊之搏击，必先伏而后动。故分威法伏熊也。”高金体曰：“伏者，藏也，静也。静藏者，明以乘彼暗，无物不可得而攫也。物皆有威，不可相犯。我乘其暗，则其威势忽然分散。譬如穀卵在彼盲手，我从攫之，无不得者。故善伏熊之法，万物虽有威势，莫不分散如彼盲者也。”尹桐阳曰：“分，奋也。熊之搏击，必先伏而后动。分威，故法之。”俞樾曰：“《管子·禁藏》曰：‘视其所爱，以分其威。一人两心，其内必衰也。’房注曰：‘令敌国之所爱者，各权则其威分；威分则每人各怀二心；心二则力不齐，故内衰也。’”

按：分威，散发威势。本篇言散发己方威势。下文“散势”则言分散对方威势。鬼谷之学，以阴阳两方立论，不可片面作解。高金体、俞樾解为分散对方威势，非是。尹说奋己之势，近是。

38、神之覆

《本经阴符七术》“分威法伏熊”：“分威者，神之覆也。”

神之覆，陶弘景注曰：“覆，犹衣被也。神明衣被，然后其威可分也。”尹桐阳曰：“神藏于内，乃有威以奋于外。”俞樾曰：“《吕氏春秋·本生》曰：

‘精通乎天地，神履乎宇宙。’此之谓神之履也。”

按：覆，意即伏。《左传》桓公十二年：“楚人坐其北门而覆山下，大败之。”杜预注：“覆，设伏兵而待之。”《吴子·治兵》：“常令有余，备敌覆我。”此言威势散发，必须要神伏于其中。陶、尹说未尽其旨，俞说非。

39、神之使

《本经阴符七术》“散势法鸢鸟”：“散势者，神之使也。”

神之使，陶弘景注曰：“势由神发，故势者神之使。”

按：使，支使、出使，此处意为出。《管子·枢言》：“天以时使，地以材使，人以德使。”上文“分威”乃神之伏，此言“散势”乃神之主，正相对文。

40、损兑

《本经阴符七术》“损兑法灵蓍”：“损兑法灵蓍。”

损兑，陶弘景注曰：“《老子》曰：‘塞其兑。’河上公曰：‘兑，目也。’《庄子》曰：‘心有眼。’然则兑者，谓以心眼察理也。损者，谓减损他虑，专以心察也。兑能知得失，蓍能知休咎，故损兑法灵蓍也。”高金体曰：“损者，减也；兑者，言也。灵蓍不言，而为是非之决；圣人不言，而为是非之准。”

俞樾曰：“从下文曰‘益之损之，皆为之辞’，疑此文亦当作损益。揲蓍求数，有多有少，故曰损兑法灵蓍也。下文曰：兑者，知之也；损者，行之也。兑亦当作益，知贵乎博，为学日益之事，故曰益者，知之也。行贵乎约，为道日损之事，故曰损者，行之也。若作兑字，义皆不可通矣。”尹桐阳曰：“损同运，行也。兑即駢，马行疾来貌。”俞樾曰：“兑者，说也。”萧登福曰：“兑是悦的意思。《释名·释天》说：‘兑，说也。物皆备足皆喜悦也。’”

按：兑，直。《诗·大雅·皇矣》：“松柏斯兑。”损兑意即关键时刻，需要减损行事，直接凭判断出手，不能犹豫。蓍，蓍草，形状为直，蓍草折断则不灵，故曰“损兑法灵蓍”也。“分威”与“散势”相对，“转圆”与“损直”也相对。下文云“损兑者，机危之决也”，“故善损兑者，譬若决水于千仞之堤”，则损兑是在危急时刻采用的做法。诸说皆非是。

41、相须

《中经》：“虽有美行、盛誉，不可比目、合翼相须也。”

相须，尹桐阳曰：“须同胥，相胥，相助也。”

按：须，即需。须、需均为心母侯部，为同源字。《论衡·效力》：“化民须礼义，礼义须文章。”相须即相互需要彼此之间的配合。尹说非是。

（责任编辑：黄云鹤）

（上接第72页）

口头传说还是历史文献，都是历史记忆的不同表述方式，我们可以通过这一共同的特征，将两者对接起来，以期深化和丰富历史研究。”^①李零先生《中国方术考》论及秦汉文献署名作者和实际作者不同的问题时，提出“依托”是战国秦汉时期的一种概念和术语。“应说明的是，它并不等于后世辨伪学家所说的‘伪造’，而是各种实用书籍追溯其职业传统的一种特殊表达，就像木匠要自称是出于‘鲁班门下’。”^②笔者认为李先生的论述也可运用于对《作篇》发明创造神话思想的解读。

《作篇》的发明创造类神话，是历史的神话化，

体现出古代先民的神祇史观，但有一点不可否认，就是神话中体现的先民的文化自我意识。陈来先生的论断很精辟：“在早期文化发展时代，人们认为火、工具、医药、文字的发明不是靠人的力量 and 智能创造出来的，而是神灵赐给人们的赠品。文明被看做从神灵手中接受来的东西，而不是人所创造的产物。但文化神话中的文化英雄，作为人的力量的一种投射，已经不是纯粹的自然的力 量，已经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人类的自我意识的自我力量的确信。”^③《作篇》所载黄帝等神祇的发明，是正在觉醒的文化自我意识的具体的神话表现。

（责任编辑：闫丽）

① 赵世瑜：历史·传说·历史记忆，《中国社会科学》2003年第2期。

② 李零《中国方术考》，北京：东方出版社2000年版，第28页。

③ 陈来《古代思想文化的世界》，北京：三联书店2002年版，第104-105页。